

姆妈的手工月饼

陈建兴

岁岁中秋,今又中秋,大街小巷的月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每当此时此景,我就会想起儿时姆妈做的土月饼。 嬢嬢送来一只杏花楼的五仁月饼,让我垂涎欲滴。我围着月饼团团转,任凭外面的游戏少年千呼万唤,就是不出家门。姆妈见状,未等嬢嬢出门就将月饼切为四份,父母不吃,四个孩子每人分得一小块。我掰开月饼,迫不及待地大咬一口,花生仁、瓜子仁、桃仁,香香的。我一手拿着月饼,一手小心地托着下巴,连掉下来的渣屑都一一舔掉。 那时能吃到杏花楼的月饼算是奢侈的。虽然广式月饼只是几角钱一只,苏式月饼几分一只,但姆妈仍舍不得花这些钱,而是亲手做月饼给我们解馋。 中秋前夕,姆妈从粮店买来富强面粉,掺水揉成面团,发酵后再拿出来用力压、摔、按。面团富有韧性后,像做馒头一样切成小块面团,用擀面杖擀成一个个圆的面饼,摊得很匀又不至于太薄,再裹进红枣、核桃和“古巴砂糖”合成的馅料。红枣、核桃是姆妈生病开大刀亲戚送的补品,她舍不得吃;每家配给少得可怜的绵白糖送给了乡下的外公,只得用下等的“古巴砂糖”。裹完馅料,把面饼边缘紧紧捏在一起,用小碗反扣压一下,去掉边缘多余的面团,一个圆圆的月饼就做好了。 我在一旁看着馅料馋得不行,趁姆妈不备,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。姆妈没说话,却用严厉的眼神瞪了我一眼。我见她人不吱声,故技重演,被她一巴掌打在我手上,我只能躲到一边去了。榜样在前,弟弟坐在方凳上老老实实地看着姆妈忙碌,不敢有非分之想。

月饼一只成形,姆妈用刷子们在它们正反面刷一层豆油,以免在烘煎时粘锅底。用煤球炉烘煎,火大,月饼会烘焦;火小,又会烘不熟。姆妈知道该用什么火候。她将炉门关上一半,在铁锅里倒上一摊豆油,把四五只月饼放进铁锅,丝丝缕缕的香气开始在屋子里萦绕。 烘熟了的月饼,软软的,黄黄的,香喷喷的。等到姆妈把月饼夹出来的时候,我那份满满的幸福感溢满了笑脸,清脆的笑声在老屋里久久飘荡。弟弟这下急不可耐了,趁着姆妈不注意,抓起一个月饼就往门外跑,接着不断换着左右手,一口咬下去,满嘴的糖汁淌出嘴巴,嘴角被烫出了一个血泡来,“哇哇”大哭起来,可手中的月饼还是抓得牢牢的。征得姆妈的同意,我也拿起了一只,咬上一口,丝丝甜甜的,还有红枣、核桃屑粒独特的香味,那是邻家孩子永远无法体会的味道。 虽说姆妈做的是土月饼,但是看上去倒和市面上卖的苏式月饼有几分相似。十五的夜,月圆当头,一家人搭着一只小方桌坐在门口,姆妈把一碟子月饼端上桌,微风拂面,抬头赏月,其乐融融。团团圆圆的一家人,高高兴兴地吃着月饼,聊着家事,好一幅融洽美满的全家福啊! 姆妈站在一旁美滋滋地笑着,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低声哼着我们听不懂的京剧唱段。 如今,什么味道的月饼都有,品种繁多,口味各异,可吃在嘴里,总感觉没有姆妈做的土月饼吃起来那么有滋有味。那其中不仅有着美好的童趣,有着悠长的回忆,更有浓得化不开的母爱。每到中秋,我便会想起姆妈在煤球炉上躬着烘煎月饼的背影,想起天堂里的姆妈,我的眼睛忍不住又湿润了。

七夕会

我是一个悲观的人,对人对事充满了怀疑;女儿是一个乐观的人,总是微笑着面对许多“尴尬事”。在同一件事上,我俩常常持有不同的态度,伴随她的长大,我已不能强求她按照我的意愿行事,唯有静观事态发展。而这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。 女儿升入三年级以后作业量明显变多了,女儿算手脚快的,也常常要把作业带回家来写。有一天她和我讲,坐在她前座的女生央求她,帮忙写语文AB册,如果答应的话,送她几支铅笔。我听了说,谁稀罕她的铅笔啊?这怎么行啊?你果断拒绝她了吧?当时我刚好看了一篇校园霸凌的新闻,瞬间上头,想,这事怎么发生到我女儿头上了?女儿说,拒绝是拒绝了,不过挺婉转的,说自己的作业也来不及写啊。我说,你应该狠狠地拒绝。想了想还是不放心,我问女儿,你需要妈妈联系前座的家

长说一下这个事情吗?女儿说不用了吧。 没过几天,老师通知要举行第一单元语文测验,让大家按照平时积累本上抄写的词语好好复习,第二天积累本还要交给老师批改。晚上,我想和女儿一起复习,结果女儿说,白天前座来不及抄写,问她借积累本带回家抄写了。我说,你这个笨蛋,明天要考试了,你把积累本借给别人,你拿什么复习啊?而且你要借给别人,放学前必须拿回来啊。前座要是把积累本忘家里了怎么办?这也是明天要交给老师的作业哦,万一人家忘记了,你就挨老师批评了。 反应这么大,是因为我读初中时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。写语文周记的本子,被一位同学“扣留”了大半个学期。她最后还给我的时候,说,因为怕老师

选我的随笔去参加作文比赛,所以暗自扣下了,向我道歉。我想,就算参加了作文比赛我也不一定能得奖,她高估我了。长大以后,很多过去的书本都当废品卖掉了,那本本子一直被收在家里的某个犄角旮旯,因为觉得它曾被别人这样用心“扣留”过,真是很有价值啊。 第二天回家问女儿,积累本的事情怎么说?她笑着说,前座交作业的时候顺便一起交给老师了,那天的语文测验也不难,她只有一道阅读理解找近义词的题目不会写。 好吧,看来又是我多虑了。 昨晚我有些感冒,正在床上昏睡,上完羽毛球课回家的女儿叫醒了我,兴奋地说,班里选班干部,她当选了中队长。选举过程中,老师让同学们畅所欲言,点评下当选中队长的优点,前座的女生立马举手,为女儿背书,说

多虑老妈 大心女儿

陈睿映

夜光杯

人团,那是十分显赫的存在,记得当时央视编导组曾经来静安诗词社作海选,便是挑中了田峰的,他也因此去了一趟北京。后来央视专门发文给华模中学,要求给田峰请半个月假。因为父母不同意,终于没有去成。 我第一次去华模开班,田峰便是其中最小的一个,他学了格律之后交给我的第一首习作是这样的: 无言独上小楼东,人倚栏杆月隐松。寒蝉清怨玉箫弄,可堪回首梦匆匆。 我在他粗糙的词语堆砌上看到了一点点“天赋”。于是找他谈了话,作了重点辅导。他的进步果然很快,习作逐步走上正途。在诗词班里“佳作”迭出,比如《小园》: 曲径通幽竹木里,清风阵阵伴鸣蛙。驱车近听山间鸟,驻足遥看树畔花。池上青莲话儒道,亭前五柳学桑麻。秋冬春夏频过眼,云雨烟楼坐品茶。 半年学习结束时,他写了一首题为《望春》的律诗作为结业作品: 寻春闲过小园桥,柳影轻摇雪渐消。雨点青衣沾竹韵,风吹

边防部队看电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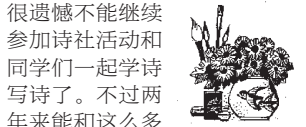
陈日旭

起处的公路喊:“大家看,晚上放电影啦!”他一蹦二尺高。大家顺着他的手看去,一辆马车正在向驻地驶来。早就传闻要放电影,嗨,今晚有电影看啦!工地上顿时掠过一阵欢呼,劳动号子愈加响亮…… 团部电影放映组由两人组成,用一辆马车驮着发电机、放映机及其他设备下连队巡回放映。海边,哪来影院?也无礼堂,

当然是露天电影。露天放电影,首先得仰仗好天,遇到恶劣天气,只得罢休等待。至于影片内容,大多是关乎军事题材的故事片,如《万水千山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上甘岭》等。 一块有半个足球场大平整的场地边,两根结实的毛竹挂起了银幕,发电机安置在稍远的地方,电缆线直通到放映机的脚架边,机器要晚饭后再架起,这就是“电影院”的基本框架。晚饭后,放映人员早早来到现场,安上放映机,光束角度对准银幕;检查发电机运作正常与否,动作熟练,一丝不苟。 连队指派专人,负责将场地纵向划分两大部分,一半是部队,一半是老百姓,“界河”分明。出于礼节,我连首长事前会通知友邻空军雷达站部队,并给他们留下空位。 边防部队看一场电影不容易。战备观念时时刻刻要放在首位。电影放映前,连队先要安排好岗哨:除了常规的海堤岗

我的书屋窗外有三棵池杉,在我眼里它们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:父亲、母亲和孩子。 我时常在冬日暖阳里,透过窗玻璃观望这排落尽繁华的杉木。左边一棵粗壮、挺拔、伟岸,腰间枝头挂满了须须,该是一位壮汉;右边一棵娇小、纤瘦、婀娜,枝丫间结着累累果实,是一个女子;中间一棵比左边的矮小,比右边的高大,既有稀疏的须须,也有纤细的果实,且紧挨着右边那棵,似一个初长成的孩子,依偎着自己的母亲。 有一天半夜,我站立在窗前。窗外飘着细雨,微光中,杉树们安静屹立,仿佛在与夜的天地一同沉睡。忽然,中间那棵兀自轻轻地左右摇摆,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向我招呼——而另外两棵则依旧肃然静穆。我顿时惊愕了,而随后一股暖流涌上心头——真乃万物皆有灵啊。我想,人世间的美好,亦不过如此!

亭哨所外,驻地连部、伙房,以及电影放映场地一侧的发电机边,都要增加一名哨兵。另外,电影开后,还有专人背着枪在场地周边游动,确保安全观影。 天还没有擦黑,老乡们就来了,他们三五成群,扶老携幼,带着板凳、草垫,争先恐后地占领靠前的地块,不会,就挤挤挨挨,坐了大半。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……一二三四”,连队官兵唱着雄壮的歌,踏着整齐的步伐来了。“立定——坐下”,一声洪亮的口令,“刷”地一下,全体人员席地而坐,霎时,老乡们投来赞许的目光。正当老乡们七嘴八舌议论开时,副指导员命我(我是连队文娱骨干)起身指挥大家唱歌,一曲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,唱得正是时候,且唱来娴熟亲切,整齐嘹亮,老乡们频频颌首;再来一曲《我是一个兵》,第一遍齐唱,第二遍分排轮唱,这回,老乡们情不自禁鼓起掌来,有人还嚷着,“再来一个!”电影未放,现场的气氛已被点燃起来…… 夕阳西下,暮霭四合之际,隐隐可闻发电机响了,银幕一亮,现场立即安静下来。先是幻灯片口号,提高警惕、保卫祖国,接着是表扬好人好事短讯以及新闻纪录短片。电影正式开映,是歌剧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,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《小曲好唱口难开》等插曲,大家耳熟能详,楚汉乡音更会引起湖北籍战士的兴趣。 记得最有意思的是,有一次放黄梅戏《女驸马》,连队里安徽籍老兵尤多,一些经典唱段他们都会跟着轻轻哼唱,且有权有眼,沉浸在浓浓的乡音旋律之中;同样,电影里的某些细节也有如此效应,如影片《战上海》的放映过程中,银幕出现外白渡桥、大世界等地标建筑镜头,阿拉好几个上海兵也会莫名地亢奋起来,并轻声向邻座的战友介绍……哦,当兵的人,来自祖国五湖四海,观影激发卫国戍边热情,并流露些许乡思、乡情,亲切而自然。当时陆军的服役期限是三年制,且有不少老兵超期服役,笔者即其中之一。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”,乡愁,毕竟是个沉重的名字呵! 金轮银钩,时光如流,六十多个春秋弹指一挥。悠悠军人心,沉沉乡愁情,早已脱下戎装的我,对这一段部队观影的温暖记忆始终无法忘怀。



三棵树

周建新



养育